

《东方华尔街》： 叶永烈新作写魔都三端跨国恋情



●书名：《东方华尔街》
●作者：叶永烈
●出版社：天地出版社（华夏盛轩策划出品）

【内容简介】

叶永烈重回“纯文学”创作的重磅作品，小说以今日的海上为背景，展现了都市年轻一代的生活理想和生存状态。文笔朴实厚重，人物形象丰满，情节曲折跌宕。全书以来自美国的三位男子与

【作者简介】

叶永烈，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，一级作家，教授。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。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。11岁起发表诗作，19岁写出第一本书，20岁时成为《十万个为什么》主要作者，21岁写出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。

早年曾经在《收获》《人民文学》《上海文学》《小说界》等纯文学刊物

三位上海姑娘的异国婚恋为主线，透过不同人物的不同命运，折射出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的沧桑变迁与时代风貌。书中着力描写了阴谋与爱情、善良与邪恶、宿命与抗争。故事引人入胜，结局发人深省。

发表小说，屡获好评。后来从事长篇纪实文学创作，主要著作有150万字的“红色三部曲”——《红色的起点》《历史选择了毛泽东》《毛泽东与蒋介石》，《“四人帮”兴亡》增订版、《陈伯达传》、《邓小平改变中国》等。

近来回归纯文学小说创作，《东方华尔街》是叶永烈的第一部长篇爱情小说。 据搜狐读书

◎我与书的故事

■郭良正

我收藏的三部《论语》

藏书几千本，话题最悠长的还是那三部《论语》。三部《论语》，来历各异，都有真情故事。

1989年春，有幸站在曲阜古城墙下，感受典雅孔府气派，接触淳朴友善乡民，领略亦隐亦现古代遗风，真切体悟到了孔子及三千弟子留下的远古文明。

在孔府书店见到一本，大小和火柴盒相仿，深蓝色封皮上，长条框内白底黑字，书内繁体字竖排版的《论语》。捧读这古香古色、雍容华贵典籍，如沐两千多年前的春风。翻阅之余，理所当然购为己有。在我书柜里，它所占据位置不大，但并不影响它博大精深内核。它统领全局的地位，是哪本书也动摇不了的。

其实，此前早有《论语》镇宅了。这要追溯到我的父亲，父亲是位淳朴农民，饱经沧桑布满皱纹的脸上，怎么也看不出他的学问。可是，方圆十几里的老人们都知道，俺祖上是以耕读为业的殷实人家，父亲是礼仪传家的文化人。

我从记事起，时常发现父亲劳动歇息，给年轻人讲古代人和事。“文革”前，年轻人想了解古代不是一件容易事，所以都很喜欢听父亲讲。1990年，73岁的父亲驾鹤西去。整理他破烂家什时，偶然在一小箱子里，翻腾出来两本《论语》（上下卷），封皮上用蝇头小楷写着父亲名字。从此笃定认为父亲并非白丁，他的形象，在我心目

中才转化成了有文化的乡绅，可惜，我再也没机会聆听他老人家教诲了。

这套《论语》是1934年上海昌文书局印制的铜版竖排版本，宣纸质材的线装书。因时隔多年，又缺乏妥善保存，书皮已依稀流露出虫蚀迹象。翻开书页，密麻批注，再现了父亲当年读书认真态度，从清秀字迹里，足见父亲书法的老到功底。原以为是父亲读的书，经推算不对，应该是他教私塾时的教科书。

父亲留下的《论语》，是为数不多的遗产之一。它蕴藏的丰富精神内涵，以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动力，是其物质遗产所不可比拟的。父亲给我留下的《论语》已有81年了，它创造了我藏书的一个之最——收藏最早的书。

1996年到河南大学出差，造访了发小超明兄。多年不见，畅叙两日。那时他已是副教授了，临别他说，我这教书匠没啥好东西可送，那就给你送本书吧。随即，把一本韦支陆批注的《〈论语〉浅疏》给了我。一书到手，令我欣喜，善莫大于此，这样我就有了更一步品读《论语》的工具书了。

《论语》要义博大精深，极受国人尊崇，历代圣贤讲解、点评、批注，进行各种形式阐释，以便让普天之人理解和接受，启迪人们向仁、礼、孝、教育、中庸、天命诸方向努力。

守护书籍，珍藏经典，格物致知，是我人生的大益。

书·评

读哭中国人的长篇小说

——读曹建伟《百年童话》

■李雷

《百年童话》是作家曹建伟2016年出版的最新代表作，是长江文艺出版社60周年重磅力作，被形容为“读哭每一个中国人”的长篇小说。

小说主人公赵铁生经过了漫长的人生，从儿童、少年、青年、壮年、老年直到113岁高寿，与天马行空的历史事件不可思议地交织融合，然而正直、善良、坚韧、宽容、博爱、温和的品质从未改变，内心深处对于小春的爱恋从未改变，而对于毫无血缘关系的念春、佑春、明春、寒梅的抚养呵护从未改变。自然，这种品质也同样面对了生命中所有交往过的大小人物，无怨无悔。

这部小说跨越140年时空，以北京为宏大的历史舞台，荡气回肠的历史事件纷纷上演，眼花缭乱的历史人物粉墨出场，他们皆成为一段平凡而漫长人生的背景。以铁布衫武士赵铁生传奇的人生为主线，穿插数十个人物不同的人生起伏沉落，在这些平凡或传奇的人生历程中，是绵延了五代人生的感人肺腑的永恒爱情，是中国人生命中深深潜藏的爱的哲学，更

有给人无限深思的“童话隐喻”，触及中国人灵魂深处的共鸣，堪称年度最感人的长篇小说。

深究《百年童话》中的历史元素，令人反思的却是别的问题。主人公赵铁生的平凡人生与无数历史人物交织一处，让人豁然看清的是平凡人在历史劫难中的“生命修行”。在这部小说中，历史是由英雄创造，而不是人民创造，人民往往是历史的观望者、守候者，充其量是参与者。这恰恰是该小说不可忽视的亮点，主人公赵铁生从不主动地参与历史，更不幻想改变历史，纵然无数次被历史卷裹进去。当然，他也绝不是一个麻木者、观望者、消极者、忍受者，更不是一个投机者、逢迎者。在历史的重重劫难中，他完全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沉静地生活，毫不妥协，毫不变形，一步一步向前，一成不变地坚守自己的信条，并且用心底的博爱宽容了历史。

小说末尾，110岁的赵铁生在美国大都会歌剧院表演铁布衫时，仁贵由衷地感慨他不仅是一个儒释道兼具的清修武士，更是一个拥有“生命

修行”无穷智慧的先师。当然，主人公赵铁生并不会赋予自己所谓的生命修行智慧，不过在客观上用漫长的一生演绎了不折不扣的“生命修行”。

自始至终，小说弥漫着一种温暖感人的氛围，而残酷、沧桑、磨难丛生的历史变迁加重了感人背后的悲剧力量，在悲剧之中始终闪烁不灭的希望之光更令人感动落泪。这种感动缘于中国人走过的历史，缘于中国人熟悉的生活，因而也是每一个中国人能够切身体会的情感。与此同时，人物们所经受的现实环境却动荡不安、残酷至极，在令人难以置信的“童话”般的人生中，令人捕捉到生命中最有希望的一丝光亮，而这丝光亮才是真正抵御现实困境与精神折磨的天堂之光。

《书评》《我与书的故事》来稿
请寄商丘市归德南路6号京九晚报《读书品书》栏目收，电子邮件可发至邮箱：jwbwbyds@163.com。

七 订亲(11)

程占山觉得要是连个屁也不放，人家还以为是自己的闺女拐了人家的男人嘛，就一横心说：“去吧！”想到一向与魏老豹一家关系很好，而且事情闹得太大了最后也没法收拾，又说：“到他家砸砸就算算了，千万别伤了人。”

程武带着人怒气冲冲地冲到魏老豹家，一见魏老豹就怒不可遏地骂道：“你养的野种带跑了俺妹妹，你说咋办吧！”

魏老豹一向讲义气，儿子和人家发生矛盾从没护过短，况且这是十分丢人的事，就向程武作揖说：“大侄子，我给你说实话，这事我连影子也不知道。我给你磕头中不？”

程武说：“谁稀罕你那头？”吩咐随来的人说：“走，到后边动手！”一帮人一哄而进。

魏老豹有一身好武艺，说实话，凭他的身手，要是动手，这帮人不够他自己打的。但他觉得自家的儿子带走了人家的闺女就是输完了理，人家再咋着自己也得忍。

金钟娘一见一帮人进来，连忙跑上来截住他们，趴下就磕头：“好邻居，饶了俺吧，我给您磕头！”

一帮人不理她，跑进厨房，“砰砰叭叭”一阵，把锅碗瓢盆都砸了个稀巴烂。临走时，程武用棍子指着魏老豹说：“你等着！这事儿不能算完！”一帮人就回去了。金钟娘就坐在地上哭起来。

魏老豹到厨房里一看，东西都被砸了，呆呆地望着，不说话。

长篇连载



商丘风情

■刘秀森

金钟娘在地上抹着泪说了一句：“夜儿，钟儿对我说：‘娘，我不在家，以后你跟俺爹照顾好身体。’我知道八成要出事儿。”

魏老豹正一肚子恶气没处泄，听她这一说，转过脸来怒问：“你知道要出事儿咋不对我说？”金钟娘说：“我也不知道会出恁大的事儿啊！”魏老豹怒火中烧，就拿老婆出气，抓起一根棍子走向她，举起来就要打。凭他的力气，要是真打，一棍子下去老婆就得被打瘫痪。老婆立刻吓倒在了地上。

金锁一见，连忙趴在母亲身上护住母亲，哭着向魏老豹说：“爹，别打俺娘。要打就打我吧！”

魏老豹伸出一只手，抓住金锁的衣服，像抓一只小鸡儿一样，一下子把他甩了出去，向金钟娘说了一声：“都是你生的好儿！”又举起了棍子。

金钟娘在地上伸手说：“他爹，你先别打，我求你一句话：你打我该打，可不要打死我，打死我金锁儿就没娘了！你脾气暴，连饭也不会做，没有我，谁侍候你啊！”然

后往地上一趴说，“打吧！”

金锁爬起来又来护母亲，母亲说：“锁儿，别护我，叫恁爹打吧！”又向魏老豹说，“我知道你心里的气没地方出，打我出气吧！只要你别在心里憋出病来就中！”

魏老豹听了，手抖了起来。

正在这时，麻臭、魏老罐和陆忠义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。麻臭大喊一声：“豹叔，不能打！快住手！”说时迟那时快，几步蹿到跟前，伸手夺下了棍子。

魏老罐跑上来向魏老豹喊道：“你疯了？你知道你这一棍下去有多重不？”

陆忠义责备魏老豹：“你这个老豹！一有气就知道打老婆！这事儿咋能赖她？脑子就不会转转圈儿？”

“唉！”魏老豹无可奈何地一跺脚，一屁股蹲在了地上，双手抱住脑袋，再也说不出话。

麻臭把金钟娘搀起来，回头对魏老豹说：“豹叔，你别生恁大的气。事儿再大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我和忠义叔都来了。”

咱爷儿几个商量商量，无论如何，也得把事情平息了。”就拉起魏老豹进了屋。

魏老豹深深唉了一声，说：“没想到出恁大的事儿，金钟会给我丢恁大的人！”

陆忠义泄他的气说：“这能算多大的事啊？比这大的事儿多着嘞，不都一页一页地翻过去了？咱庄谁不知道金钟是个好孩子？他也不想给你丢人。一定是孩子没办法了，才走了这条路。别气，办法总能想出来。”

魏老罐劝魏老豹说：“程家来闹一下也正常。也得让人家抹抹脸不是？锅碗瓢盆砸烂了咱再买。再不然让老魏来给锅铲，又不要钱，锅好还能用。”

大家左劝右劝，算是劝得魏老豹消了些气。麻臭向魏老豹说：“豹叔，咱就这样说了，你可不能再发火了，尤其是不能再打魏豹小子。别讲咋着，相信俺几个。天塌不下来，日子还得过。你在家歇着，俺得赶紧到程占山那里，压压程家的火。俺去吧？”

魏老豹感激地说：“让恁操心了！等事平了，我有情后补。”

“说哪的话！”麻臭说，“谁家都没挂着免事牌。俗话说：千年搁亲，万年搁邻，说来说去，都是咱长毛屯的事。你放心，谁家的事俺都得管。”

魏老罐说：“咱赶紧到程家去，别让事儿再发岔儿。”临走时吩咐金锁，“锁儿，老魏今儿没出去。你去把他请来，能锅的让他给锅铲。”金锁连忙跑去请老魏来。（69）